荣昌县命名初探

你是荣昌人吗？你必然想知道荣昌是怎样命名的！笔者在这里提供一点素材，作为抛砖引玉之举。

荣昌是古昌州旧治。在唐时名昌元，元时名昌宁，明洪武六年（1373年）改名荣昌，自建治迄今已一千二百二十余年。这其间三易其名，试作一初探。

《新唐书》地理志："昌州下都督府，乾元二年（759年）析资、泸、普、合四州地，置治昌元"。但《元和郡县图志》则载："皇朝乾元元年（758年）左拾遗李鼎祚奏以山川阔远，请割泸、普、渝、合、资、荣等六州界置昌州"。与《新唐书》地理志所载七五九年建置时间略有出入。盖以奏请建置与正式建置当有时间上之差别也。因此，"昌元"是现今荣昌建治的第一个名称。根据汉语释义，元始也，第一也，即为首的。意思是说"昌元"是以州府为首的治地。按《太平寰宇记》记载："昌元、静南、大足、永川、与州同置"，故名"昌元"。此后，历五代十国南、北宋而迄于元。

元王朝的统一，使四川地区的政区建置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省以下辖路、州、府、县。至元二十年（1283年）省昌州以及昌元大足二县隶合州，旋改隶重庆府，昌元县于同年改为昌宁县。宁者平安、安定也，意即原昌元地区四方咸宁之意。沿用迄于明初。

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四年（1371年）命江夏侯周德兴、颍川侯傅友德率舟师、步骑分别由瞿塘秦陇伐蜀，秋七月傅友德下成都，四川平。明史洪武六年（1373年），但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绪县志建置沿革篇则为洪武四年改昌宁为荣昌县。据《荣县志》记事“广政十七年（后蜀孟昶，时公元954年）有寇大掠荣昌，荣昌者荣州昌州也。”就是说荣昌这个名词，原是指荣州、昌州两地。此后即以荣昌这个区域是唐时从荣州析出部分辖地构成昌州一部分地区，即现今的“荣昌”，亦即古荣州昌州之属地，故名荣昌。这一名称的特定含义，始于后蜀孟昶广政十七年，距今已一千零三十一年。

现荣昌城关又定名昌元镇，其含义有二：第一、本昌元为昌州首府设治地，仿其义定城关为荣昌首府设治之镇，故名“昌元镇；”第二、据《四川通志》卷之二舆地沿革重庆府第十二册：“宋置昌州昌元郡，属潼川府路”。查有宋一代将四川地区分为益、梓、利、夔四路，一改隋以来州县二级制为路州县三级制。昌州昌元郡初属梓州路，徽宗时改属潼川府路，昌元镇之名其亦仿自此欤！

田　学　诗

1985年元月8日

辛亥革命在荣昌

陈五林　张志强　林范周　叶运鸿

胡汉循　何举卿口述　胡信鸿记录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八日

荣昌县政协文史组整理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日

辛亥十一月二十七日（农历十月初七），荣昌革命军政府成立，十一月二十八日于县城南华宫开成立庆祝大会。

革命军政府成立，固基于县人同盟会员郭云楼（县立高等小学堂学监）、李丕成(县立女子小学校长)、李次白（县自治会研究班教员）等平时之艰辛传播革命理论与夫群众之同心协力。如县立高等小学教员、学生、奔走宣讲，与有力焉。而清廷铁路国有政策之公布，郭、李等借以串联唐鼎元（文生、天主教徒、敦和堂舵把子）、徐汝成(武庠生)、张春台(廪生)、秦桂馨、林秋帆等人于荣昌组成保路同志分会，实为发难之先导。荣昌地接巴渝，武昌首义，张培爵以县人而任蜀军政府都督，端方授首资中，捷声频传，虽清廷防制严急，而应和革命者愈众，其气益厉，民心所向，推翻帝制的趋势实已水到渠成。

川汉铁路，乃四川总督锡良于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奏定为官督商办，股本四千万两按田亩派征。辛亥四月，清廷循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奏请收归国有，并借外款修

筑。至此，我路权丧失，且不允退还川民股款。盛又奏派李稷勋为宜昌段总理，强行接收，川人大愤，导致六月十七日（农历五月二十一日）成都保路同志会成立。我县在同盟会党人郭云楼、李丕成、李次白等积极鼓吹下，串同徐汝成、张春台、唐鼎元、林秋帆、秦桂馨等组成保路同志分会，领导民众，开展保路运动，于九月七日（农历七月十五）全城罢市、抗捐，召集县人在城内南华宫开大会。到会群众七、八千人，人手一黄色尖角小旗，书有“反对盛宣怀出卖铁路主权”，“反对苛捐杂税”等标语。戏楼大会台上有纸扎的“盛宣怀像”用绳捆在戏台晾柱上。在台上讲演的人有郭云楼、李丕成、张春台、秦桂馨等，讲演的中心是“反对苛捐杂税和出卖铁路主权”。沿街讲演的多系男女小学堂教师和高等小学堂男学生，整日沉浸在“反对出卖铁路主权”“反对苛捐杂税”的愤怒口号声中。

保路风潮勃发前，正清廷下诏预备立宪，冀以消弭正在兴起之革命，以故立宪派力主“文明争路”。我县在保路、罢市、抗捐之当日，每户门前均贴有用黄色纸刊印的“德宗景黄帝牌位”和谕诏中“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字句，以示斗争合法。我县同盟会党人，深知民气奋激，阳为保路，阴则反满革命，乘“文明争路”之机，将群众引向罢市、抗捐、抗税，为我县推翻清吏最后一任知县，夺取革命政权创造了条件。

我县保路运动，正如火如荼，清廷派端方入川镇慑，道经荣昌，驻骅行台衙门（今大南街土产公司）。九月七日（农历七月十五日），川督赵尔丰逮捕为首之铁路代表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九人幽诸督署，并枪杀请命群众三十二人。事发后有曹笃、朱国琛者用木牌大书“赵尔丰先捕蒲、罗

诸公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二十一字之“水电报”消息传来，群情大骇。我县同盟会党人，以时机成熟，尤其在高等小学堂教员和学生中早已播下革命种子，迄重庆独立，端方授首愈益兴奋，惟以县衙、总爷衙门有堂勇、练勇各三十人，堂勇武器多属刀矛，练勇则有猪槽炮，洋台枪各二十支，九子枪一支，未敢遽动。

总爷苏庆福，头目周海鳌、叶德明、邓国才以及堂、练勇多为敦和堂袍哥，同盟会党人乃密会于八角亭，商由保路会成员敦和堂执旗大爷素著人望之唐鼎元以哥老会关系，勾通总爷苏庆福及其头目士兵以应。然后由同盟会党人与同志会骨干率领高等小学堂学生数十人和广大群众在练勇默默响应下，冲入县衙收缴全部武器，扣押知县王新甫，勒令交印谢罪，从宽释放。遂于公元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农历十月初七日）在火神庙组成荣昌县军政府，宣布独立，推唐鼎元任军政部长兼县知事，林秋帆、陈华炯、徐汝成等分任民政财政部长等职，全城悬大汉字白旗。次日（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南华宫召开庆祝大会，由军政部长唐鼎元，同盟会党人郭云楼等讲演推翻满清成立民国之伟大意义。

在武装攻占县衙的同时，将监卡、大练子、自新所、待质所一一捣毁，并将禁闭人犯七、八百人释出。在打监释囚后，即于当日下午（一说为次日晨），将吏房、礼房、兵房、刑房、户房、工房、承发房、盐房、茶房等九房档案全部堆置于县衙内仪门（即宜门）西边大天井和监门口空坝焚之，烟火几日不绝。

县军政府成立后，招募士兵一营，官佐分哨长、什长、伍长，由周海鳌、周洪兴、叶德明等充任，练勇多分别派往各乡镇担任新军头目。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重庆军政府成立后，县属峰高乡首先响应独立，在该乡南华宫组成荣昌县峰高铺军政府，由谢世猷、何岳生、杨宏儒、王竹馨、叶和生、叶嗣祥、何维州等分任军、民、财政部长等职务，杨立三任营官（大队长），其民政部设关圣殿，不数日，荣昌县军政府成立，峰高军政府即撤销。

荣昌军政府成立月余，即由重庆蜀军政府委马图来县任正司令官，陈家禄任副司令官，唐鼎元改任警察局长，军政府撤销后，马图任县知事。

蜀军政府都督张列五

胡道南据荣昌政协文史组征集的资料整理

辛亥革命烈士张列五先生，被北洋军阀袁世凯阴谋杀害，已经七十年了。

张列五烈士是前蜀军政府都督，四川民政长，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曾有卓越贡献。胡耀邦同志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曾加以赞扬。

一

张列五名培爵，世籍荣昌县荣隆场中街。祖学昭，父照清，三代业医。照清无寸土，家境清贫，全赖看病卖药维持生计。妻李氏，生有二子，列五居长，弟培禄字受天。

列五生于公元一八七六年农历十二月五日。当时，正值帝国主义频繁入侵，清朝政府不断屈膝投降，城乡经济，濒临破产，中华民族灾难深重，人民流离失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张照清开设的药店，营业亦受到影响，生活更加困难。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列五在儿童时代，便不得不在农忙季节，替人去干零活。因而使其从小即深知民间疾苦，养成了终生勤俭美德。

一八八〇年初，列五五岁时，入塾发蒙攻读，以其成绩优异，深得塾师赞许。乃父照清见其聪慧好学，将来必可光耀门庭，便决心让他继续深造。一八八九年，列五十四岁时，即令其从塾师王申甫就读。因他天资颖异，文思敏捷，辄列前茅，王师常当众夸奖，以是学友多忌之。每当窗

课发下，便籍故长相交谈，意在有以屈之。但课限将届，疾书成之，仍冠全塾，学友折服。列五更勤奋异常，彻夜攻读，力求上进，直至考中秀才，皆未尝辍学。

同年（己丑）秋，列五成婚，妻王氏，性贤淑，系一乡女。夫妇感情颇为融洽。

一八九九年，列五二十四岁，入隆昌县学。按清廷成规，必须交验田契，以示其为缙绅之士，才能参加科举考试，列五家素无恒产，乃向隆昌界市乡张贡才（清贡生）借得地契三十亩，以荣昌籍考取隆昌诸生。科举为仕进之阶，列五以报考隆昌籍占据有限名额，隆人大哗，发生乱籍风波，起而哄闹县衙，推翻公案，幸族长张贡才望重一邑，出而斡旋，风波得以平息。列五故乡荣隆场，当时为荣、隆两县共管。自是之后，列五的籍贯遂变为隆昌荣隆场，直到辛亥以后才又恢复为荣昌荣隆场。

一九〇二年，列五赴本省乡试，未中。当时，是戊戌变法虽已失败，但举国上下，无不要求变革图存。废八股，兴学校，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已成共同愿望。于是，列五便毅然放弃了科举入仕的途径，考入了成都新创立的高等学堂理科优级师范，开始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

二

列五就读高等学堂理科优级师范前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已在四川广泛传播。诸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等已成为成都学生中风靡一时的读物，他们对列五以后投身革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同年九月，列五因母亲逝世，由成都奔丧回家，在守制

期中，曾约集荣、隆两县亲友李灼初、潘式斋、李寒友、张乾九、杨贡臣、吕其锋等组织了“女子放脚会”。并偕同其堂妹培卓、长女钟兰，在会上向众亲友进行宣传，痛陈妇女缠足的弊害：既摧残身体健康，更不便于工作。同时以其亲携两幼女作证，说明没有缠足的益处。自是场上亲友，纷起效法，影响所及，附近城乡女子不再缠足，蔚然成风。

同年冬，列五与同校的叙属同学李宗吾、廖绪初、雷民心等，筹组叙属旅省同乡会，并创办旅省叙属联立中学（列五因曾以隆昌籍参加科举考试，而隆又属叙府辖区，故有此举）。此后还与廖绪初等分赴叙属各县，筹集办学经费，卒得各地热心人士赞助，决定从各县劝学积谷中每年拨给白银三千两，为这所中学的发展，奠定牢固基础。

列五在优级师范期间，教师中的留学生大多不再留辫，而另一些老学究，则依然在背后拖着一条豚尾。因此，剪辫与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革新与保守的标志之一。列五与李宗吾、廖绪初等在留学归来的教师影响下，在校中发起组织了“剪辫队”，他们以身作则首先剪去自己的辫子，此后优级师范同学，群起仿效。有的后来还参加了辛亥革命，其中不少人，并曾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九〇五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四川的留日学生加入者甚众。第二年，同盟会员黄复生，谢奉琦、熊克武等，奉孙中山先生派遣回川，成立同盟会四川支部，列五经谢持介绍加入了同盟会。从此，列五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开始了推翻清王朝的民族、民主革命活动。

一九〇六年暑假，列五返乡为旅省叙属联中筹募基金，曾积极宣传女子读书对富国强民的重大意义，并劝说族长张贡才带头捐款在隆昌开办女子小学，还鼓励族孙女张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潭、侄媳侯义芳，勇敢走出家门，打破闭塞的风气。此后这所女校，即由泽潭任校长，义芳任教师。从此，这个县的一些女孩都能受免费入学。川南各县也先后办起女子学校，使妇女能同男子一样受到教育，厥功甚伟。

列五自加入同盟会后，即以叙属联中作为一个据点，对学生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教育，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提高革命觉悟。这所中学的教师，大多为同盟会员，在他们的感召和影响下，高年级的学生在辛亥革命前参加同盟会者已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

在叙属联中，列五不但积极开展革命工作，还经常锻炼自己的革命意志。他与李宗吾、廖泽宽、雷民新等同盟会员，朝夕相处，共商大计。常说："要革命就不怕杀头，我经常练习临危不惧，不怕砍头的本事。要盘足而坐，当钢刀架在脖子上时，把头颈一挺，人头就落地了。"于此可见其献身革命的决心，是何等的坚定。

三

一九〇六年，同盟会四川支部成立后，成都的同盟会员，就共商起义壮举，并议定由各方面分工负责，分别从学界、军队、会党入手开展工作。此后即积极组织革命力量，联络会党，策动新军，聚集革命武装，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一九〇七年，四川同盟会组织发动的首次起义——江安、沪州起义，虽未获成功，但革命党人并未因失败而气馁，紧接着就筹划了成都起义。

成都起义时间，原拟定于慈禧太后生日前夕，清朝官吏

齐集会府万寿宫举行庆祝典礼之时，用炸弹一举而聚歼之。然后引火为号，由四门向城内发动进攻，凤凰山新军乘机策应，占领成都，再号召各州府县响应，造成全省的革命声势。

这时，成都的革命力量本已相当强大，起义可望成功。但因事机泄露，清吏临时改变庆祝地点，并于附近戒严，断绝交通，逮捕了杨维、黄方等六人(即所谓丁未六人之狱)。因而各地整装待命的同志看不见引火信号，得不到行动命令，未敢行动。候至天明，始知事败，乃各自分散，逃亡各地，成都起义宣告失败。

列五因未暴露，独留成都，主持工作，并处理营救被捕人员，为之料理饮食等事宜。

次日，列五在街头看见杨维的仆人，乃邀去书店，详询何为，杨仆出杨维致友人杨某之书。语多愤激，列五受其函而慰遣之，卒寝其书，以免泄密株连。之后，列五愈加奋励，广结四方豪杰，里巷游侠，一切活动，照常进行。因而叙、泸之间的革命活动，从未中断。其对革命的坚强信念，深为同辈所赞许。

一九〇八年，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对革命党人严加监视，肆行镇压，同盟会的活动处于极端困难之中，成都叙属联中已受到清政府的严密监视，无法进行活动。列五的革命行为，也受到清朝政府的注意，于是乃以筹集学校经费为名，离开成都到川南各县开展工作，鼓励同盟会员，组织社会力量，联络袍哥会党，积极准备武装起义，曾经先后在犍为、广安等处发难，仍因组织仓促，指挥不力而失败。四川的革命斗争暂时遭到挫折。

四

一九〇九年，同盟会支部负责人杨庶勘，就任重庆府中学堂监督（校长），函约列五到该校工作。当时在川西南多次武装起义，失败之后，叙属联中和列五本人，均已处于清吏的监视下，活动受到影响，因于一九一〇年转移来渝，担任重庆府中学堂学监（教导主任）。

重庆是四川水陆交通枢纽，掌握全川经济命脉，而新兴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大多聚集于此，对革命影响极大，十分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因之革命党人乃商定以重庆为扩大组织、发动举义的基地。不久，杨庶勘、朱之洪、黄金鳌、黄复生、向楚、谢持、熊克武、张列五等，组织了“乙辛学社”作为同盟会的核心。入社者必须宣誓，其誓词大意是：我们精诚团结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坚决执行同盟会的纲领，实现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如果同志中有为革命而牺牲，存在同志有负其家属生活，教育其后代的责任。因为我们是革命的同志，应该正义无私的互助。此后，他们便患难与共，继续进行组织力量，发动群众的革命工作。

这时全川各地保路运动，风起云涌。自贡、荣县、井研一带人民斗争激昂，各地同志军的组织日益扩大。在此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情况下，杨庶勘、张列五等人极为振奋，决意趁此良机，积极部署，发动武装起义。于是邀集各县党人来渝密议，决定了起义的领导机构和人事安排，杨庶勘仍为同盟会支部的主盟人，负责党务工作，筹集起义经费，与上级清吏周旋，决定方针大计。张列五负责与各武装力量、哥

老会党交通联络，指挥调遣，征集军火武器，策动清军起义。

当武昌起义的确切消息和起义成功的详细情况传到重庆后，列五等兴奋异常，便连夜通知川东南各县武装力量同时起义，并派专人送信与张懋隆、曾省斋，催促他们立即赶来重庆共商大计，准备起义。

重庆府中学堂后面，操场边一侧墙上有扇独门，通往墙外小院，那里有几间小屋，是同盟会的会议室，也是列五的办公室，又是存放枪支炸弹的储藏室。白天这扇独门紧紧关闭着，一直到夜晚，则热闹至极。操场成了练兵场，各种会议常在办公室召开，直到深夜，灯火通明，加之由于组织起义，联络各地同志，人员往来，邮件投递，突然增多，引起了重庆知府纽传善的注意。此人老奸巨猾，狡诈异常，常暗中派人在府中学堂附近侦察杨庶勘、张列五的行踪。一天深夜，杨庶勘从列五处密谈出校准备回家，刚出校门，便看见几个便衣特务站在门外，手持灯火，来回照视。又有一天，列五正在室内床后刊刻“蜀军都督”、“蜀军总司令”大印，忽闻门外军警叩门，幸其勇敢机智，从容应付，方免于祸。这时引起大家的注意，知道党人的行踪已在清吏的严密监视之下。于是，杨庶勘去知府衙门会见纽传善。纽问：“府中学堂某某等都是革命党人，你知道吗？”杨回答说：“这些人都是书生，哪里算得上。如果一定要拿革命党来中伤的话，杨某本人，庶几近之”。说罢，拱手辞谢大笑而去。

自是之后，列五等人遂愈加警惕而沉着。他深知军队在革命发难时的重要性，特别重视在清朝的军队中发展革命力量，诸如当时重庆驻军主力新巡防军和城防营、炮兵营、水

道巡警以及新成立的商团等，他都通过党人关系，分别把革命同志介绍去参加，有些比较进步的学生，也被派去报名入伍。这些较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在军队中晋升很快，同盟会的力量已经渗透到清军特别是新军中的许多部门。

正当列五等人在重庆积极筹划武装起义时，四川各地亦已燃起了武装起义的熊熊烈火。各州县纷纷宣告独立，成立了各种形式的革命政权。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五日，原驻成都清军中的同盟会员夏之时，在简阳龙泉驿率部起义，经过长途跋涉，于十一月十八日进抵江北。夏军的到来，促进了重庆起义的发动和蜀军政府的成立。

列五等人在获悉夏军到达的消息后，即派朱之洪、黄崇麟前往欢迎，告以重庆党人的计划，相约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夏军进城后即宣布重庆起义。朱之洪等回城汇报了与夏军接洽情况后，重庆同盟会支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和平方式发动重庆独立，新政府定名为“蜀军政府”。并决定军政府组织大纲要点，推人起草条文和拟定处置清朝官吏，维持治安秩序等办法。会议还指定朝天观为宣布起义的场所，旧巡警署为新政府所在地，并商定起义的形式和次序。会后，立即派人通知各处与同盟会支部事先取得联系的驻军、警官、民团、商团、会党和各学堂所组成的武装力量，安排好游行队伍的次序与时间，并通知各学堂中的革命党，分别担任城乡的宣传工作。同时在府中学堂密室中，撰写宣布起义的文告，交学生届时在街头散发。

十一月二十二日清晨，夏军进抵浮图关，朱之洪、张颐出通远门前往迎接。列五等即令党人及学生军全体出发，分赴各处公开宣传革命宗旨和蜀军政府的政策措施。同时，赞

同起义的军、警、团一律出动，中营城防游击队、商团三队、川东巡防营、水师炮队及各坊厢民团，一律臂裹白布标记，高呼“民国万岁！”分道整队至朝天观前。况春发率所组的会党队伍和石青阳所领的敢死队，导引杨庶勘、张列五等直赴朝天观会场，各机关法团及学堂代表约二百人参加，周围环集群众数千人。鄂军党人田智亮初到渝城，亦武装与会。其时，清朝官吏慑于革命威势，川东道台朱有基已弃印潜逃；重庆知府纽传善、巴县知府段荣嘉、尚龟缩衙内，革命党人乃饬令二人到会，缴出伪印，俯首投降，并押解彼等游街示众。

会后，革命军民列队游行。全城大小街巷遍悬大书汉字的白旗，表示庆祝。游行队伍所经之处，欢声雷动，“民国万岁”口号声，响彻云霄，群众的热烈情绪，空前未有，重庆于是独立。

十一月二十三日，蜀军政府宣告正式成立，由张列五任都督，夏之时任副都督。至此，清王朝在重庆的封建统治，在同盟会重庆支部的直接领导下，在人民革命的斗争中被推翻了。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蜀军政府的成立，促进了川东南五十余县推翻清王朝革命运动的发展，加速了清王朝在四川的专制统治的彻底覆灭。它的历史功绩，永远垂诸青史。

五

蜀军政府成立时，随端方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的鄂军，其

后队已达重庆，鄂军中有不少革命党人，其中的田智亮曾出席十一月二十二日的盛会。列五因与商谈，请其迅赴资中，动员鄂军起义。继而田智亮召集军中党人秘密会议，咸表赞同，乃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凌晨，将端方兄弟押至资中城内天上宫诛杀之。

蜀军政府成立后五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与立宪派蒲殿俊等策划了“成都独立”，成立了以蒲殿俊、朱庆澜为正副都督的“大汉四川军政府”。

列五等人在洞察赵尔丰等的阴谋之后，一面撰文揭穿这一政治骗局，同时决定出兵西征，分三路向成都进军。

十二月八日（辛亥年十月十八日），成都发生兵变，尹昌衡、罗纶出任正副都督。十二月二十四日（冬月初三日）将赵尔丰捕获，在皇城明远楼下处死，枭首示众，西征部队闻此信息，乃暂停前进。

尹昌衡就任都督后，在成都遍设“公口”，提倡袍哥，并自任“大汉公”龙头大爷。一时沉滓泛起，鱼龙混杂，社会秩序，混乱异常。列五等以大局为重，如继续西征，四川人民必遭战乱，西征于是终止。其时，成都党人倡成渝合并之议者，重庆党人亦多表示赞同。此后，成、渝两个军政府，经过多次协商，意见逐渐接近。于是双方各派代表相会于荣昌烧酒房（今安富镇）。随即同至重庆，达成合并协议。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列五偕随行人员和警卫部队启程赴蓉，到隆昌后，曾召集行营会议，决定自行电请让都督位于尹昌衡，自任副职，并通告所属，撤销重庆蜀军政府，改就四川军政府副都督。三月九日，列五等抵达成都，十二日就任新职。

七月，尹昌衡出征川边，袁世凯为了剪除异己，扶置亲信，竟置副都督于不顾，而以军团长胡景伊代理都督。对此，成都革命党人大都主张对尹、胡给以反击，亦有主张辞去副都督职务以示抗议者，皆未被列五采纳。其时成都有新军和巡防军，后者乃尹、胡所倚恃的武力。新军中的下级军官，多系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学生，倾向革命，还有不少同盟会员。他们热诚拥张，力主驱除尹、胡。荣昌县人颜仲卿，时任成都被服厂长，主管全省军事后勤，因与第一师师长李宗禄的参谋长周骏以及傅真吾、李樾生、谢中等密商以军力拥张，商定由颜仲卿面请副都督致电孙中山大元帅分任李宗禄、李樾生、谢炯任师长，有此军力，则西南于全国革命，大有裨益，并认为张、颜均系荣昌县人，由颜见张陈明。

颜仲卿以其兄颜泽卿系重庆府中学生，与列五有师生之谊，乃转托见张陈明此意。殊列五答称："已进世界大同，何必多此一举"，未见采纳。此固说明列五襟怀坦白，不争权利；但亦可见其对组织掌握武装力量，由于种种局限，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不久，四川实行军民分治，列五出任民政长，主持民政，而胡景伊因为投靠袁世凯，竟取代尹昌衡，实授四川都督。

六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政府的专制统治，但因为它的领导者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成果终于被袁世凯所窃夺。袁世凯为了剪除各省的革命党人势力，特别是防止川滇诸省的反袁力量，因于一九一二年十月电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